

中国极地科学战略研究基金项目  
(编号20120201) 资助

# 亚洲国家与北极未来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Arctic Future—

主 编◎杨剑

副主编◎列夫·伦德/张沛

时事出版社

中国极地科学战略研究基金项目  
(编号20120201) 资助

# 亚洲国家与北极未来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Arctic Future——

主 编: 杨剑

副主编: 列夫·伦德(Leiv Lunde)  
张沛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亚洲国家与北极未来/杨剑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80232-805-1

I. ①亚… II. ①杨… III. ①北极—政治地理学—研究  
IV. ①P941.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5882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30 千字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序 一

2013 年对于北极地区和几个重要的亚洲海洋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2013 年 5 月北极理事会于瑞典的基律纳召开部长会议，会议接纳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和印度在内的 6 个国家成为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这对于提升北极问题在全球议程中的地位、对于亚洲海洋国家在北极事务中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过去数十年中，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在北极出现了生态环境令人忧虑和经济机会反向上升的现象。北极地缘政治也随即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一些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的行为体有关北极的政治活动增加。围绕北极治理的责任和义务分担以及北极资源的利益分配，呈现出较为激烈的政治博弈。在北极，由于气候变暖，人类在北极活动的增加，北极近乎原始的环境和生态受到巨大的挑战，围绕着资源开发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建立起平衡地区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的有效治理制度，成为北极治理的当务之急；另外，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将域外因素有效地纳入到北极治理中来，也成为北极治理的一个重要课题。

几乎在与北极发生剧烈气候变化同时，亚洲海洋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日本这只“凤凰”从战争的废墟中得到“重生”，成为了东亚地区经济的“领头雁”。而随后 10 年，“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迅速跟进，照亮了中国的“飞龙在天”之路。中

国持续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之与世界市场深度融合，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使得东亚的大陆地区逐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而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速发展，使得东盟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展现出不同凡响的发展前景。具有世界第二大人口的印度也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迈开了大象般有力的发展步伐。

这些有着传统东方文明的亚洲国家，在19世纪以后因为技术的落后以及外族的入侵而失去了既有的发展动力。但在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它们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构成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它们对落后的恐惧和跟上西方国家现代化步伐的热望。

亚洲国家的发展承接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他们将这种承接当作自身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于是欧美国家大量的生产线转移到了亚洲海洋国家。这些亚洲国家成为了“世界工厂”，其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也随之迅速上升。北极资源储量的探明和开发前景也使得亚洲国家变成了北极产品（石油、天然气、矿藏、水产品）的潜在市场。由于亚洲国家人口众多，加之最近几十年财富的积累和民众购买力的提升，这个市场更成为一些北极资源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在加工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许多亚洲国家都成为世界重要的贸易国家和航运国家。世界上任何重大航运事件的发生，都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影响，比如说北极航道的开通就可能给亚洲重要的海洋港口城市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与航运成本相关的投资和贸易格局会发生变化，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会因此而增加。亚洲国家同样是北极航道的使用者，随着气候变化和航行条件的改善，亚洲海洋国家会沿着航道的指引进入北极，这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这些方面，亚洲国家是新来者，需要学习知识和积累经验。

对于北极国家来说，希望非北极国家特别是亚洲海洋国家能全面地了解北极治理的任务，承担起北极治理的责任，作出应有的贡

献。在对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寄予希望的同时，北极国家也担心非北极国家的参与会增加治理的难度。

亚洲国家在追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体会到工业化对环境、生态和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亚洲国家有着数千年尊重自然文化的传统，它们正迅速地从工业化迷恋中走出来，开始运用亚洲传统知识建立现代生态文明。而且亚洲海洋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很快就恢复了教育和学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继日本之后，韩国、中国、印度和新加坡都在技术和学术研究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成为了北极科研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都成为亚洲国家与北极国家在北极治理问题上开展合作的伦理基础和科研基础。

亚洲国家在感受到北极经济机会的召唤和北极环境治理任务重大的同时，还能感受到部分北极国家对域外国家的排斥。其中原因，既有非北极国家对北极问题认识上的落差，也有部分北极国家在权益、责任和义务安排上的歧视。亚洲国家和北极国家就北极事务应当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北极、环境友好的北极、生态平衡的北极、可持续发展的北极作出各自的贡献。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挪威南森研究所开展了“亚洲国家与北极事务”的专题研究，并于2014年4月在上海举办了“亚洲国家与北极未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个平台上，来自印度、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的学者认真研究北极地区自然和生态变化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展现出亚洲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正能量——从自然科学、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等方面全面深入了解北极；从环境、生态、资源各方面保护好北极；亚洲国家要与北极国家携手努力，确保北极开发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来自挪威、美国、俄罗斯、冰岛、芬兰等北极国家的学者在介绍北极问题最新发展的同时，对北极治理的任务也作了全面的阐述，听取了亚洲国家对北极事务的看法，了解了亚洲国家的政策和实践。北极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学者一起探讨了未来开展合作的

领域和方式，达成了共同应对挑战，承担起北极治理和全球治理责任的共识。

这本文集是部分亚洲国家学者和北极国家学者最新研究的结晶。文集的出版，体现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挪威南森研究所开展合作的成果，也体现了亚洲国家与北极国家围绕北极事务良好合作的起点。我们期待未来。

是为序。

杨 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欧洲《北极年鉴》国际编委)

2014年7月23日于上海

## 序 二

### 北极亚洲利益的北欧视角

自 1958 年成立以来，弗里德约夫·南森研究所（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 FNI）一直关注的一项研究议程就是北极资源的责任管理。长期以来，北极资源都笼罩在冷战和苏联与西方国家，包括北欧国家之间冰冷关系的阴影下。柏林墙的倒塌，为北极合作开启了独特的时代，它见证了大量地区机制的形成，其目的在于管理北极资源，使其为北极国家和更广泛的北极地区造福。与此同时，北极日益具有全球视角，气候变化成为这一关注的催化剂，而且伴随着与此相连的不断增长的商业、旅游和科学利益，到 2014 年，北极问题已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挑战。我们应当从这一视角出发，来判断亚洲不断上升的对北极事务的关注，这种关注在 2013 年随着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新加坡被批准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而达到顶峰。

2012 年，在挪威研究理事会（Norwegian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下，南森研究所联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以及亚洲其他合作机构，建立了“亚洲—北极研究项目”（AsiArctic research program, [www.asiarctic.no](http://www.asiarctic.no)），这本会议论文集就是这一综合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亚洲在参与北极事务中不断演变的政策和立场背后的驱动力。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Arctic Future

在本序言中，我将详细解释一个高度相关的基本话题：北欧国家对亚洲国家日益加强的参与北极事务的活动为什么一直保持积极态度？

对于北极理事会来说，让中国、印度、日本、新加坡和韩国成为永久观察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决策。长期以来，北极大国俄罗斯和加拿大对此都予以拒绝，而美国则直到最后决策前态度一直不明朗。与此相反，在挪威的引领下，北欧国家强调了亚洲利益的积极方面，并将亚洲地区更多的参与北极事务视为对治理的强化，而且会使北极理事会成为一个目的更加明确的、着眼于未来的论坛。

亚洲对北极的抱负是新现象，因此，北欧国家对它们的感受还没有成为许多系统研究的主体。然而，有些方面是相当明确的。北欧国家是具有现实主义者天赋的务实的制度主义者。它们承认，近来的发展，包括气候变化、贸易、航运和自然资源的发展，有助于北极的全球化。亚洲国家已经来到了北极并留了下来，北欧国家也相信，在一定的参与程度上将亚洲国家整合进地区事务当中，要比排斥它们好得多，因为那将增加它们组成潜在的对北极国家无益的非北极国家联盟的风险。北欧国家看到韩国和中国公司已经同俄罗斯在北极达成了巨额协议，越南石油公司也在几个北极区块上准备同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进行合作，日本大公司与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正在进入挪威和冰岛大陆架。

而且，北欧国家将北极理事会视为一个包容的政策形塑（policy-shaping）组织，而不是一个排他性的政策决策（policy-making）组织，并认为北极的许多挑战需要全球的而不仅仅是地区的解决方案。一系列政策领域的经验向北欧国家表明，要解决问题，需要所有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的参与。这一点在北极比在其他大多数地区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高风险、高回报的自然特征，以及相关的、需要所有主要行为体来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从而使人们能在北极安全无恙地开展商业活动。

然而，北欧国家对亚洲国家参与的积极接纳是以一系列重要条

件为基础的。所有非北极国家，不管是英国和德国，还是中国和韩国，都必须尊重北冰洋沿岸国家所拥有的各自陆地、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权权利，该权利是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的关键特征相一致的。在一般意义上的北极治理和特殊意义上的北极理事会工作机制方面也是如此，要想对北极理事会的议程有所影响，观察员国家必须展现出一种意愿，即愿意在理事会的各种工作组和专门小组中投资和最大限度地运用它们的科学和决策能力。在向理事会提出成为观察员的申请中，这些国家承诺遵守“北极理事会的七条戒律”，包括展示能对促进理事会目标作出贡献的才智和财政能力，尊重规则和北极地区原住民的传统，以及遵守一系列其他相当严格的要求。在 2013 年基律纳会议之前的几年中，亚洲申请国成功地向北欧国家并逐渐地向美国证实了这一点，它们遵守了所有这些要求，因而应该被接纳为观察员。加拿大和俄罗斯并没有被说服，但在基律纳谈判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因受到强大压力而减弱了其反对态度。

总之，北欧国家认为亚洲国家同所有卷入北极的其他国家一样，是受商业本能驱使的，也受到了诸如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等更广泛的全球事务的驱动。北欧国家是先进的福利国家和高度共享公有制经济的混合体，拥有高度开放的经济和自由的国外投资机制。北欧国家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活跃成员，其全球化的公司依赖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政策来获得出口收益。因此，亚洲国家可以冀望未来对北极的投资会得到北欧国家相当积极的反应，只要这些投资不会被视作对北极地区关键战略利益的威胁。充满争议的优尼科（Unocal）模式——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被迫放弃了收购美国独立的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案例——在北欧国家的北极事务中是绝不可能发生的，部分原因在于上面所论述的积极态度，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主要的交易都会在北

洲国家的首都进行讨论而不会关注北极本身。

亚洲参与北欧国家北极地区事务未来有可能缓慢地但却会是稳定地增长。未来气候变化和海冰消融的方式将会影响亚洲投资的步伐和体量，特别是在航运和石油领域。这更多地取决于亚洲国家本身——它们为高风险和更长期的设想进行规划和制定战略的能力，将他们最优秀的人才派遣到北极理事会和其他相关论坛的能力，以及同个别北极国家发展创新战略的能力。就后者而言，一个范例就是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China-Nordic Arctic Research Center, CNARC）的成立，它最初是中国—冰岛之间的一项创举，但逐渐扩展成了使所有北欧国家关键的北极研究中心参与进来的一个组织。第一届“中国—北欧北极研究合作研讨会”于2013年6月在上海召开，2014年6月在冰岛的阿库雷里召开了第二届研讨会。

近来，俄罗斯和欧洲爆发的地缘政治冲突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北极水域，这将抑制曾经是“高北纬，低冲突”的北极地区的发展步伐，包括北方海航道（Northern Sea Route, NSR）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尽管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会对一些亚洲—北欧在北极的联系，特别是对那些需要使用俄罗斯北方航道的国家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但它不大可能会减弱亚洲在北欧北极地区诸如石油、矿产、旅游、科学和通信等领域投资的吸引力。例如，近年来，中国人和韩国人到北欧地区旅游的数量在显著增长，而北极也成为一个愈发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因此，即使在北极新的地缘政治冲突的时期，北欧和亚洲国家之间在北极进一步发展合作的前景依然是广阔的。

列夫·伦德（Leiv Lunde）

（挪威弗里德约夫·南森研究所所长）

（译者：张沛 校译者：杨立）

2014年9月

# 目 录

## 第一编 北极治理：使命与演进

- |                                   |          |
|-----------------------------------|----------|
| 变化中的北极与适应性治理 .....                | 奥兰·扬 (3) |
| 论北极治理机制及域外因素的纳入 .....             | 杨 剑 (18) |
| 亚洲的参与能加强北极治理吗？ … 奥拉夫·施拉姆·斯托克 (39) |          |
| 北太平洋北极会议的成果和挑战 .....              | 金钟德 (48) |

## 第二编 北极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 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利益

### 北方海航道的国际化使用

- |                                   |                |
|-----------------------------------|----------------|
| ——趋势与前景 .....                     | 阿瑞尔德·默 (57)    |
| 中国天然气行业动态概览 .....                 | 查道炯 列夫·伦德 (69) |
| 加拿大西北航道与俄罗斯北方海航道管理的<br>对比研究 ..... | 邹磊磊 黄硕林 (80)   |

### 北冰洋的治理及其所有权

- |                           |                 |
|---------------------------|-----------------|
| ——生物资源和大陆架 .....          | 里奥尔德·维格 (96)    |
| 北极矿业：亚洲的利益与机遇 .....       | 伊斯琳·斯藤斯戴尔 (104) |
| 亚洲国家在北极的经济利益：新加坡的视角 ..... | 陈 刚 (115)       |

### 第三编 北极地缘政治：亚洲和北极国家观点

- 高北地区的合作与冲突：高政治还是低矛盾？ ..... 荣英格 (129)  
东亚国家对北极的关切与北极国家复杂心态分析 ... 张沛 (146)  
北欧国家间的北极国际合作机制及其对  
    东北亚国家的启示 ..... 程保志 (163)  
日本北极政策的发展：从介入到战略 ..... 大西富士夫 (179)  
日本参与北极战略及现状 ..... 陈鸿斌 (189)  
韩国的北极事务 ..... 龚克瑜 (211)  
试析新时期韩国北极航道开发战略 ..... 李宁 (224)  
印度对北极的关注 ..... 乌塔木·库马尔·辛哈 (237)  
利用区域合作平台深入开展北极科学的研究  
    ——以太平洋北极工作组 (PAG) 为例 ..... 何剑锋 (254)

## 第一编

# 北极治理：使命与演进



# 变化中的北极与适应性治理

奥兰·扬\*

译者 杨 立 校译者 张 沛

北极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地区。今天，这一地区的形势与以往大不相同，治理的需求和方式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有理由相信，明天的北极将产生大量新的治理需求。因此这一地区的有效治理需要灵活的制度安排，使之不仅能满足未来不断变化的治理需求，同时又不影响其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sup>①</sup>从这一论点出发，我将探讨当前及未来北极地区的治理需求，评估已有和成形中的各项制度安排有效满足需求的能力。在结论部分，我将对中国和其他非北极国家的北极政策建构的进展及其影响作出评论。

## 一、变化中的北极

20世纪80年代冷战进入末期，1991年末苏联最终解体，北极

\* 奥兰·扬（Oran Young），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本文系作者2014年4月24—25日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参加“亚洲国家与北极未来”会议提交的论文。

① For an application of the analytic framework associated with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to the Arctic see *Arctic Resilience Interim Report 2013*. Stockholm: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2013.

在地缘政治与经济意义上退居国际社会的边缘地带。冷战期间，北极是两大阵营部署核潜艇与远程弹道导弹轰炸机的主战场，但在冷战后的战略环境下，军事活动已非北极地区的战略主流。虽然北极海盆时有潜艇出没，但恐怕没有人会认为北极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关切。北极仍是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油气存储地。位于阿拉斯加州北坡（North Slope）的普拉德霍湾（Prudhoe Bay）油田的峰值产量为每天 200 万桶，通过纵贯阿拉斯加的输油管运往南方各个市场。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世界石油市场的低价期，基准油价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跌落至每桶 20 美元以下（按 2011 年美元计）。北极油气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限。随着这一地区退居战略意义上的边缘地带，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吸引力自然也比以往数十年暗淡了许多。

从国际合作的角度看，以上形势又对创新十分有利。很少有人关注北极开发的全球意义。但是仅关注地区事务的人们却发现各国对于机制创新的抵制并不是前进道路中的阻碍。结果是，1990 年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Arctic Science Committee）得以成立，其后是北极环境保护战略的制定，1991/1993 年北方论坛（Northern Forum）的设立，1993 年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Barents Euro-Arctic Region）的划定和 1996 年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的最终设立。从整体上看，这些合作机制是一项了不起的业绩，北极地区自此走上了合作的道路，在以后的岁月里结出了丰硕的合作成果。许多人将这一地区的合作视作人类在地区层面成功促进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标杆。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北极的地位。<sup>①</sup> 气候变化

<sup>①</sup> See the essays collected in James Kraska ed., *Arctic Security in an Age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aul A. Berkman and Alexander Vylegzhanin ed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the Arctic Ocean*, Dordrecht: Springer, 2012, and Kristine Offerdal and Rolf Tammes eds., *Geo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Arctic*, London: Routledge, 2014.